

书 坊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时光回溯到70年代我上学时候,北中原仍称小学校为“书坊”或者“学屋”。

说起书坊,那口气好像是私人开的榨油坊一样,不同的是,这里流出来的是朗朗的书声。

每次放学,姥姥总问“从书坊回来了?”或“从学屋回来了?”

乡村学校给我留下的只是破败的记忆和印象。算术老师的咳嗽,危房,漏屋,贫朴的木槿花,夜晚的油灯闪烁,还有一张不及格的答卷。

深秋的一天,在孟岗小学,同学们正在兴奋地开新课,打开课本,忽然,只听“哗”的一声,后排屋顶上塌下一大块,砖瓦俱下。那时唐山正闹大地震,人人杯弓蛇影。轰的一声大家都挤出教室。

幸亏下面那个叫王明花的女孩子请假没来,落下的砖瓦只把她的课桌子砸下一个大窟窿,像一道填空题没做完。

三十年之后,我一个人站在小学教室原址,慢慢点燃一支烟,静得只能听到粉笔屑落下的声音,一如破碎的月光坠地。

又听到那个贫穷的算术老师一阵剧烈咳嗽后,开始提问我:

“一头母猪十八个奶,
走一步,摆三摆,
走了一百单八步,
总共摆了几摆?”

这不是耍贫嘴吗?当年,我就怕教室里这种来回左右的“摆”。现在,我终于敢站起来了,小心翼翼地回答:



“用乘法。”

教室里空荡荡的,只有我的回声。回声又撞到墙上落下来。

寒食,寒食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元丰五年寒食,苏东坡在黄州,这是他在黄州过的第三个寒食。早前人们唤他“子瞻”,自黄州始,他号“东坡”。

定慧院东望,杂花满山,竟有一株名贵海棠,乡里无人识得,是名花落山野。或者说,是山野接纳了海棠。如同黄州慷慨地收留了苏东坡。

定慧院有竹,月下无人时,东坡便独自漫步幽篁下,听虫鸣鸟叫,浑似孤鸿,拣尽寒枝不肯栖。

这一年的春天,雨格外多,东风如过客,总不肯眷顾黄州。凄风苦雨里,那一树海棠纷纷扬扬跌坠入泥,污踢成了胭脂雪。几场雨后,屋里更为湿冷,厨房里清锅冷灶。寻几把湿芦苇塞进灶塘里,煮一点越冬的蔬菜。这才记起是寒食,正有乌鸦衔了哪家烧剩的冥纸从窗外飞过。此情最惊心,乡人皆祭祖,东坡不得祭。

唏嘘之际,两首寒食诗成,寒食是在凄风苦雨里浸出来的。诗又入

帖,即为《寒食帖》。

寒食诗里有苦雨气,《寒食帖》却有秋阳气。为何不是春阳?春阳羸弱,不过谷雨难扶正气。也不该是夏日,夏天日头灼烈,少了沉稳气,痛快则痛快了,又太过旺相。秋阳有秋声,得阳气,能见芦苇萧瑟,也有枯树嶙峋,亦得丰收景致。橘子金黄,柿子金红,柚子沉甸甸,秋梨黄灿灿,橘树柚子树还茂盛着,柿树梨树枝梢上有二三枯叶在秋风里坚持。枝上有秋阳,也有霜色。王右军曾“奉橘”,在早秋。王子敬曾“送梨”,有晚雪。二帖都有闲逸气,不是霜气。我喜欢霜气。

帖里该还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,也有“雁引愁心去,山衔好月来”。既得蜀道崔嵬,孤猿清啼,更得瀛洲海日生,青崖白鹿跃。啊呀呀,苏东坡此帖是李太白呀!

黄鲁直曾说“东坡此诗似李太白,犹恐太白有未到处”,如今看来,实在不

大妥帖。《寒食帖》似李太白不错,《寒食诗》则如韩退之,连东坡自己都说与退之同病相怜,平生多得谤誉。东坡仍旧不是李太白和韩退之,便是麀槽陂里,他也能看见光。寒食苦雨洗过的东坡,有荦确路,也有曳杖声,《寒食帖》有《寒食诗》里没有的铿然。大约帖为后录,落笔时那份凄怆还在,多了恣肆和跌宕,也多了几分酣畅。譬如经霜后的橘子和秋梨。

东坡“寒食”时在意的东西,“猷蚝”“渡海”已然忘却,“荔子碑”则天朗气清了。过这个寒食之前,他经历了一场霜降。

黄山谷曾说,“东坡书早年姿媚,中年圆劲而有韵,晚年沉着痛快”。霜降是困局,亦是玉成,若非如此,东坡书法怕还存于早年姿媚中,修为亦然。经了这场霜降,才渐老渐熟,渐一任自然。

往前推六年。熙宁九年寒食,苏东坡在密州。城北有旧台,他命人修葺一新,子由名之曰“超然”。子由说他无所往而不乐,超然物外。他说:“诗酒趁年华。”

我一直想在某一年寒食,去黄州看看。

枯 木

苏东坡擅画枯木。

他有一幅枯木怪石图,画里,一根枯木,盘屈倾斜,艰难向上。那远远逸出生长的姿势,又倔强又危险,仿佛随时会坠落悬崖,粉身碎骨。看了令人生忧生寒,好在,画面左下角,有一怪石压一压,便得稳妥。

可是,那到底是一株枯木啊。

一个人,要经历多少磨难,多少曲折,多少风刀霜剑的打压,才愿意和懂得,落尽花朵和绿叶,只做一株枯木。

瘦尽荣华,看轻名利,寄身僻远江湖,做一株沉默不语的枯木。

“乌台诗案”后,新党欲治苏东坡死罪,是昔日政敌王安石一句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”救了他,他才得以从轻发落,贬为黄州团练副使。经此一难,苏东坡恰似一株枯木,心灰意冷。好在,有一片茫茫山河,来安顿一株枯木,来承载他无言的落寞。他到黄州,写下浩荡如江水的雄文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,也写下摇曳动人如小窗月色的《记承天寺夜游》。

一株枯木,借文学,将自己在坎坷世间压牢了脚跟,也在大江大河大山大

野之间,拥有了一种空阔和高度。

从前看画,喜看红花翠叶,喜看瓜果藤萝,就觉得人间有如此密集的热闹,生命有如许蓬勃的生气,实实令人爱恋和振奋。不懂得枯木也能入画,枯木自是风景。不懂得,人生难免要经历一段枯木之境。

朋友读《苏东坡传》,读得涕泪横流。是不忍见啊!不忍见千古奇才屡遭摧残,不忍见可爱东坡的脚步一低再低,从长江之滨,到西湖之滨,到南海之滨……他就这样,怀满腹才华,托身于江湖,越走越远。

读苏东坡的枯木图,分明见,那是繁华脱尽的冷落萧条,也是一身硬骨冷对攘攘朝贵的傲岸。纵然对门对面是歌舞喧哗,我这里,纸窗青灯,静悄悄别有山河。

还记得童年时,最喜在大寒天去林野看树,乡下的那些野生的树们,彼时仿佛都成了枯木。它们片叶不着,独立大地,独对苍穹,不返青,不长高。它们被风雪摧残,被排挤在碧绿的冬小麦和油菜之外,一身清冷遥望春天。它们茕茕孑立,孤单苍老,风吹不语,像落难的

英雄。我看着这些枯木,心里好一阵疼惜,又觉得它们威武高大实在是铮铮有骨气。

石涛也有一幅枯木图,画里两株枯木相依,彼此皆清寒皆相惜的姿态。它们仿佛是阅尽风景弃却繁华的智者,主动选择退出,选择疏远,选择与萧萧秋风、与空旷大地、与日月江河为邻为友。

读石涛的枯木图,我想起我少年时照相,曾依过这样的枯木。年少敏感脆弱的我,总以为自己也像一株枯木,别人那里春光灿烂,我这里是永远的清秋。

到初夏,经过树下,忽然发现枯木上生了许多叶芽。原来不是枯死之木,而是一棵叶儿发得迟些的乌桕。

枯,不是衰亡,不是生命终止、永堕黑暗。枯是减法,是生命智慧。那些冷落天涯的枯木,它们有自己的姿态,有自己的立场,它们只是暂时收藏绿色,选择缄口不言。

读苏东坡的枯木图,我想,那枯木一定也是一株身处极寒极偏之地的树,纹理内还有滚热的汁液在流淌。那空空如也的枝干,不过是一处深情的留白。多难也多智慧的老东坡,以白,以枯,说广大,说无穷。

春心不死,枯木逢春才有意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